

契丹
契丹月

裴元博 陈传江 著

「契丹文明解读丛书」

铭刻契丹文字的珍稀符牌是解读契丹文明密码的重要工具。其上镌刻的文字虽然多寡不一，但这种真实、坦荡、直白、自然的风格更能真实地反映契丹的社会面貌。告诉我们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契丹文珍稀

考释图说

符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裴元博 陈传江 著

契丹文珍稀



符牌



考释图说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丹文珍稀符牌考释图说/ 裴元博, 陈传江著. — 合肥 :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398-2746-9

I. ①契… II. ①裴… ②陈… III. ①契丹语—符牌
—中国—古代—图录 IV. ①K877. 92②E29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69000号

特别声明

书中载录之所有艺术品（藏品）及文字，系作者或藏品所有人为说明或补充说明内文而提供，仅作展示参考之用途，本社不承担其真伪、瑕疵及市场价值的认定和担保责任，敬请读者谨慎注意，特此声明。

本社法律顾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

契丹文珍稀符牌考释图说

裴元博 陈传江/著

安徽美术出版社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1

字数120千字 印数1-3000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8-2746-9

定价： 78. 00元

藏天下精華
收歷史風雲

北京晋商博物馆题词
吴长

自序

契丹文研究号称“绝学”，全世界研究者不足百人。中国，这个契丹文的故乡，研究者也不过寥寥数十人。我们师生能侧身其中，并能在钱币符牌这个专家学者尚无暇顾及的领域率先垦荒，并取得少许成果，实老天眷顾，运之幸也！

契丹是中国中古时期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自号“天神裔族”，实由鲜卑、匈奴发展演变而来。早期在辽泽旁医巫闾山区域生活，后逐渐北迁至内蒙古赤峰地区。在与汉、鲜卑、突厥、回纥等强族的交往中，契丹族一次次在跌倒后又爬起，坚韧不拔，自强不息，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取长补短，创造了一种融天地万物于胸中，海纳百川为己用的开放式的契丹文化。

在与汉族的长期交往中，契丹人参照汉字隶书，增减部首、偏旁、笔画，创造了记录契丹语的“胡书”。“胡书”定型约在遥辇汗国建立初期，由于其天生的缺陷，契丹人在归附回鹘汗国的一百多年里，汲取了回鹘文字的精华，利用回鹘文的拼读方法，将“胡书”加以改造，又创造出一种通俗易学的“新胡书”。“新胡书”应定型于回鹘汗国灭亡后的公元842年左右，此时契丹转奉唐为宗主国。两种“胡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契丹国汉人对来源于汉字的老“胡书”领会掌握较快，情有独钟；契丹及操阿尔泰语系的其他部族对按语音拼读的“新胡书”喜之极甚。人们各取所需，所以两种“胡书”都各自获得了一部分受众的支持，得以同时在契丹地区流行。

907年，契丹族英雄耶律阿保机接受遥辇可汗痕德堇的禅让，建立了封建世袭制中央集权的契丹帝国，登上了天皇帝宝座。为加速契丹部族的封建化进程，使契丹帝国万世永存，在“化祖为神，化家为国”思想的指导下，阿保机及其拥戴者在契丹发起了轰轰烈烈的

“造神运动”。运动中，造神工具之一的契丹文创制神话首先被确立，“新胡书”被改为“契丹小字”，并被定为阿保机授权弟弟迭刺创制。继而“老胡书”被冠以“国字”、“大礼之字”、“契丹大字”，定为阿保机亲制。

自907年始，阿保机将契丹大、小字和汉字铸造到能流通到社会每个角落的钱币上，推动大量造神运动，并借此宣传政策，教化黎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巩固了中央集权君主制统治的基础。后历代契丹皇帝都把契丹、汉文同铸各种钱作为制度坚持下来，直到辽国灭亡。据不完全统计，已面世的契丹文钱币共有一百余种，有契丹大字，也有契丹小字。有国号钱、年号钱、纪年钱等行用钱，也有祭祀钱、庆典钱、职官钱、赏封钱、纪事钱等“大礼之钱”，更有赏玩钱、宣教钱、护身符钱等民俗用钱。其设计之精妙，铸制之精细，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除钱币外，辽、金两朝还有一些极其珍贵的铭刻契丹文的符牌、印章、铜镜等文物存世，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人物、事件和重要的法律制度，真实反映了辽、金历史。

泉痴山人原不懂契丹文字，了解到陈传江业余自学契丹文已逾十年，敬佩之极。二人心有灵犀，一拍即合，决定共同把自己和朋友收藏的契丹文钱币、符牌、印章、铜镜进行研究性的考释，以解决喜爱契丹文物的藏友们欲窥“天书”而求解无门的遗憾。

传江契丹小字基本功扎实，特别对契丹文钱币的研究有独到见解，翻译起契丹文顺风顺水，速度很快。但由于传江在大学是学工科的，直译出的契丹语往往无法成句，这时泉痴山人毕业于中文系的优势有了用武之地。二人经常一字一字地推敲，精心选择最恰当的字词组成流畅的汉语译文。耳濡目染，一段时间过后，二人业务水平双双提高。泉痴山人粗通了契丹小字，借助资料也可做些简单的翻译了；传

江的中文造诣日见深厚，翻译质量大幅度提高。

在编辑此书后期，年仅28岁的契丹文研究学者陶金加入了我们的研究行列。由于他有较深的古阿尔泰语言基础，使在研究契丹文过程中出现的错谬大大减少，加快了翻译进度，提高了译文质量。陶金为此书内容的完善做了大量工作，将他列为作者无可争议，但其生性谦逊，淡泊于名，坚持不署自己的名字，我只好遵从他的意思了。为此，我深愧于心，在此特此声明，以表谢忱！

考释过程中，我们坚持尊重历史、尊重原文、尊重史实环境的原则，努力使实物反映的史实在《辽史》或有根据的史料中得到可靠印证。不杜撰，不夸张，不贬低，实事求是对待每件需翻译考释其上之文字的钱币和其他文物。自2009年6月25日至今，我们已撰写考释契丹文钱币文章60余篇，契丹文符牌文章25篇，契丹文印章、铜镜等文章5篇，尚有翻译、考释心得10余篇。

已考释的契丹文钱币中，有10种国号钱、9种年号钱、2种纪年钱、4种背字钱、3种职官钱、2种（2对4枚）赏封钱、8种面汉字背阴刻契丹文钱、3种行用及流通纪念钱“万岁三钱”、7种纪事钱、3种祭祀辽太祖钱、4种政宣教化钱，基本上反映了存世契丹文钱的全貌。

已考释的契丹文符牌中，有职官牌4面、赏封牌9面、通行牌2面、印牌1面、职司牌3面、圣旨牌2面、纪事牌2面，这是中国符牌史上第一次集中性的考释这么多种类、这么多数量的符牌，对辽、金史研究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已考释的契丹文印章、铜镜中，有职官印3枚、私印2枚、陪嫁纪事镜1面、祝寿镜1面、九宫八卦十二生肖镜1面。大致反映了契丹社会民俗生活的某些侧面。

我们不是契丹文字学专家，也非专业历史学家，更非师出名门的钱币学家，我们只是由喜好而收藏，由收藏而研究的“草根研究者”。

我们的研究——如果称得上研究的话，那首先要归功于几代奋战在契丹文字研究前沿的前辈们，自己只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学童而已，能够得着在人类历史的大黑板上胡乱涂鸦似的留下自己探索的痕迹，已属万分幸运，夫复何求！

我们的翻译考释，只是初登契丹文研究大雅之堂的学童的一份习作，里面的缺点和错误一定很多，祈盼各界方家和广大读者对我们的习作给予批评指正。

这些文章应说是我们和学识圈的朋友共同完成的，其中李卫、王树人、边辑、邵华伟等挚友的贡献三言两语无法诉尽。我们的研究成果里浸透着他们的关爱和汗水，“感谢”二字根本表达不了我们由衷的感激之情！

在我们手中，尚有为数众多的“胡书”与契丹大字钱币、符牌、印章、铜镜没有破译和考释，也有部分契丹小字符牌、文物没有破译和考释，我们衷心希望有关专家对这些珍稀文物给予关注，辅导或帮助我们一起将这些阻碍契丹文研究的堡垒攻破，还原契丹历史的真实面貌！

我们相信在广大藏友的支持下，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

泉痴山人

2010.10.17于京东

前言

契丹文物是契丹文明的载体，其中铭刻契丹文字的社会常用文物，更是承载契丹文明密码的特殊载体。其上镌刻的契丹文字虽然多寡不一，内容有别，但均镌刻在时人的日常用品上，少有墓志、碑文、题记等文章的阿谀溢美之辞风，多真实、坦荡、直白、自然的气韵，这些文字更真实地反映了契丹社会面貌。其中，以官方各级机构颁发的各类符牌最具代表性。

符牌是契丹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用具，独特的功能和精美的设计引领了后世各朝各代符牌的发展。辽之前没有符牌，只有符和节。契丹人根据马背民族的特点，改符和节为符牌，符专用于调兵，牌用于传达圣旨、任命官员、赏赐功臣、证明身份、受命凭证等多种用途，对后世各朝各代的符牌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后世各朝所有符牌都可以在辽代符牌中找到源头。

契丹符牌大致有：

1. 圣旨金银牌，一般刻有皇帝花押“主”，也可读作“敕”（皇帝命令）和“宜速”（快办）两字。有金，银鎏金、铜鎏金，银，铜多种材质，有大、中、小不同规格，根据任务不同选用不同符牌。
2. 职司牌，各单位的设置凭证。
3. 职官牌，官员任职凭证。
4. 赏功牌，按功授官凭证。
5. 任事牌（工作证），具体工作任务凭证。
6. 通行符牌，信牌、递牌、走马牌总称。
7. 祭祀牌，祭奠亡灵、祭祀神灵、祭祀祖先。
8. 宗教护身符牌，包括佛、道、萨满教诸教护身符牌，种类繁多，不胜枚举。

契丹符牌上的契丹文字有阳铸，也有阴刻。有大字，也有小字。最少的两个字，最多的数十字。内容有官职名、官衙机构名、荣誉称号（散官）名、帝后尊号、重要外交活动、史上重大事件、史上重要人物等等，与辽代政治体制、机构设置、经济军事活动关系极为密切，是辽代历史的直接见证，是补充、纠正汉人记载历史的最重要物证，是其他任何信息载体都无法替代的契丹人自己写的历史见证。

本书考释的契丹文符牌仅是笔者契丹文符牌藏品中的一小部分，其中契丹小字符牌有部分铭刻纪年的，最早的纪年为“神册二年一月十日”。这证明契丹小字的颁行时间不是天赞四年或五年（924、925），而是神册元年（916）或更早。

本书还考释了部分金代契丹文符牌，因为女真人曾在契丹人统治之下，很早就熟悉并掌握了契丹文字，并在社会生活中使用。女真人灭辽后，曾长期使用契丹大小字，并参照契丹大小字创造了本民族文字女真大小字，足见契丹文化对女真人影响至深。通过对金代契丹文符牌的考释，可真切地感受到契丹文明对后世、特别是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深刻影响，以及这些民族对契丹文明的钦佩和景仰。

笔者对契丹文字的研究仅仅刚入门，但因为多数专家无暇顾及或不屑关心契丹文存世文物这一相对贫瘠的角落，所以给了我们一试身手的宝贵时机，使我们得以获得这些稚嫩的成果。当然，这些东西可能会令文字大师们嗤之以鼻，但我们不会自卑，更不会沮丧，而会为能亲耳听到专家们的指教感到高兴，并努力使自己能在专家的指导下获得更大成果！



目录 | Contents

辽代符牌考释图说

“敕宜速”是契丹文还是女真小字？	2
“敕宜速”符牌上契丹文“主”字考	8
契丹文“敕宜速”背“奉护天泰”符牌考	14
契丹文“敕宜速”背阴刻“光照日月，德配天地”	
金牌考	18
契丹文面“敕宜速”背“历任两可汗”银符牌考	22
“敕宜速”银鎏金符牌背阴刻契丹小字考	25
“敕宜速”背“国之捺钵敕左院秋狝之貳字”	
金符牌考	28
背阴刻契丹文“北院承旨”龙牌考	32
契丹文“天云军”虎头牌考	33
契丹文“天云军”虎头牌雕样发现的意义	36
契丹文金鱼符之右半符考	38
别致有趣的高浮雕狼头铜腰牌	42
契丹文“大辽关防”牛头牌考	45
契丹文“中书令礼部侍郎”职官牌考	48
契丹文“中书令”鎏金银铜符牌考	52
契丹文“北枢密院兵马都监楚国王”金牌考	54
契丹文“契丹许国王”背“奉御都监”金腰牌考	57
辽契丹文防御使职官牌考	63
契丹文“中京防御使印牌”印牌考	66
契丹文“监军寨统领司”背“大康元年乙卯年夏	
封功臣”金牌考	71
契丹文“契丹玄宁军都指挥使司”背“咸雍四年秋”	
金牌考	73

契丹文“太皇太后”金牌考	77
契丹文“景宗皇帝手令”背“宜速”金牌考	80
契丹文“太祖圣元皇帝御赐吴越国使臣通行令牌”考	85
一枚漂亮别致的“叶”形金牌	88
契丹文“秀丽千春，咸雍通宝”鎏金赏牌考	91
契丹文“天祚皇帝之赐金吾卫上将军”银牌考	93
佛像背阴刻契丹文符牌考	99
契丹文“甘露日避”银符牌考	104
契丹文“大辽承天皇太都统”金牌考释	110

金代契丹文符牌考释图说

契丹文“大金国兵马上将军令”银令牌考	122
银鎏金“虎斗金牌”考	126
两面萧仲恭契丹文职官银腰牌考	137
契丹文“封越国王昭武大将军”金牌之谜	141
契丹文“南京留守昭武大将军”腰牌考	145
两面契丹文金代银腰牌浅释	149

契丹符牌的鉴定

如何鉴定契丹赝品符牌?	154
赝品契丹文符牌例证析解	156
后记	163

辽代符牌

考释图说



契丹时期所铸符牌，简直如汗牛充栋，数量之多为亘古所未见。无论从品种、数量、质量等方面来看，都称得上是中国符牌史上空前绝后的精品。从小的范围来说，笔者仅对自己收藏的契丹小字金、银符牌进行了考释，写了数10篇文章，而尚未考释的契丹小字金、银符牌仍有数10面。如果加上目前仍无法译读的数10面契丹大字金银牌，仅笔者所收藏的契丹大小字符牌就近百面。



“敕宜速”是契丹文还是女真小字？

契丹文“宜速”是目前契丹文字学家争论较大的一个词语，因为目前所能见到的契丹大、小字石刻文献中都不见“宜速”一词。此词最早见于河北省考古专家郑绍宗先生对1972年承德发现之契丹文金、银牌的解读。郑先生认定金、银牌上的三个字是契丹小字“敕宜速”。其理由是这三字的构造方式与契丹小字相同。

郑绍宗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引起契丹文字研究界的关注，但许多人不以为然，认为证据不足。反对者中有日本某位专家，认为该牌文字为女真小字而非契丹小字，应该为“递牌”。

笔者是支持郑绍宗的观点的，认为应该是“敕宜速”。《辽史·卷五七·仪卫志三》“符契”条记：

银牌二百面，长尺，刻以国字，文曰“宜速”，又曰“敕走马牌”。国有重事，皇帝以牌亲授使者，手札给驿马若干。驿马阙，取它马代。法，昼夜马七百里，其次五百里。所至如天子亲临，须索更易，无敢违者。使回，皇帝亲受之，手封牌印郎君收掌。

这里说的“授使者”、“给驿马若干”的银牌，笔者感到似乎有两种：一为刻以国字，文曰“宜速”的银牌；一为刻以国字，文曰“敕走马”的银

牌。前种使者所持银牌，使人觉得它即是王易《燕北录》所说的“执牌驰马”的“唐之传符”，也即日本某专家所认定的“递牌”。《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六》中“符券”条目即称“唐有银牌，发驿遣使”。后种使者所持银牌，应即是王易《燕北录》记载：

长牌有七十二道，上书番书敕走马字。用金镀银成。见在南以内司收掌。

应是“用于使臣取索物色及进贡，带在腰间”的“长牌”。

按王易和《辽史》的记载，辽契丹文银牌有银鎏金和纯银两种，一为牌印郎君执掌，一为南以内司执掌。使用方法都为：

国有重事，皇帝以牌亲授使者。

使回，皇帝亲受之，手封牌印郎君（南以内司）收掌。

差别是银牌“所至如天子亲临，须索更易，无敢违者”。而长牌仅“用于使臣取索物色及进贡，带在腰间”而已。

宋代王易和当代的契丹文字学家，如日本某专家，他不搞契丹符牌收藏，眼中所见终究有限，仅以有限所见考证，所得结论自然有偏颇之嫌。比如有人认为契丹人未铸金符牌，因为未见有辽代金牌出土，进而断定牌上文字为女



契丹文“皇帝敕宜速”金牌



契丹文“皇帝敕宜速”银牌



真小字，“敕宜速”符牌是“递牌”，这会被契丹文物收藏家所笑话。

相反，契丹所铸金牌很多，直如汗牛充栋，为亘古所未见。无论从品种、数量、质量都称得上是中国符牌史上空前绝后的精品。就笔者来说，所收藏尚未考释的契丹小字金、银牌仍有数十面，如加上目前仍无法译读的数十面契丹大字金、银牌，总数将近百面。而我们仅是普通收藏者而已，根本无法和东北、内蒙、北京的收藏大腕们相比。如果把他们收藏的契丹金、银符牌进行统计，总量即使没有上千，也有数百件。这些牌符绝大部分是近十年在原辽、金、西夏及元帝国境内出土的。

面对数量巨大、种类繁多、质量精美的契丹文金、银符牌，女真文符牌却少得可怜，除被某些专家认定为女真大字，汉译为“国之信”的银鎏金“递牌”有大小十来面外，尚未见一面被公认为女真小字的金、银符牌。至于被个别专家称之为女真小字“递牌”的金、银符牌，其实都是契丹文“敕宜速”金、银符牌。

“敕宜速”符牌的“敕”字，是契丹字“皇帝”的美术变形字，俗称“花押”。所以，从历史上讲也好，从制度上讲也好，从用途上讲也好，“敕宜速”符牌实际上就是契丹皇帝的“圣旨金、银牌”，而不是“给邮驿，通制命”的“递牌（传符）”。它是金、宋、西夏、元“圣旨金、银牌”的滥觞

及榜样。《辽史·仪卫志》说得好，“敕宜速”符牌“所至如天子亲临，须索更易，无敢违者”，这是后世所有“圣旨金、银牌”共有的特质，其源始于契丹“敕宜速”符牌应是客观事实。

“敕宜速”符牌有纯金、银鎏金、铜鎏金、纯银四种。前三种都称为金牌，后者称为银牌。金银牌又按持牌人的任务和官职权力的等级、享受的待遇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尺寸、重量、规格。

这里列举三面纯金、鎏金、纯银“敕宜速”符牌。

契丹使用契丹文“宜速”二字的历史很悠久，在遥辇汗国时期，就已经作为可汗“敕令”铸入契丹符牌的代用品“大丹重宝”钱币的背面，而“大丹重宝”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被多数钱币学家认定为辽太祖之父撒刺所造（杨鲁安《辽钱考略》），故在石刻文献的契丹大小字中很难觅到其踪迹。

“大丹重宝”背“宸令宜速”，对于自称“黄金家族”的耶律氏皇室来说，是铸造钱币、符牌必须经过的步骤之一，这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事情。草原民族历来有崇尚黄金的传统，契丹族也不例外。用金、银、铜分别铸钱币、符牌，是“明贵贱，应征召”的需要，更是宗教心理的需要。

契丹文“宜速”二字，作为皇帝敕命的专用名词，还经常用在传达皇帝命令的特殊信物中。承天太后在景宗皇帝